

美國刑法的 反動本質

斯·勒·齐扶斯著

法 律 出 版 社

美國刑法的 反動本質

（美）西·威爾遜著

法律出版社



美國刑法的反動本質

斯·勒·齐扶斯著
李浩培譯



法律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С. Л. ЗИВС
РЕАКЦИОННАЯ СУЩНОСТЬ
УГОЛОВНОГО ПРАВА
СШ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1954

本書根據蘇聯科學院出版局莫斯科一九五四年版譯出

美國刑法的反動本質

蘇斯·勒·齊扶斯著

李浩培譯

*

法律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四牌樓十二條老君堂九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6號

錦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0053·787×1092 1/32·3⁷/₁₆印張·74,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300冊 定價：(6)0.31元

目 錄

序.....	3
第一章 美國法律科学的枯萎状态.....	5
第二章 美國的刑事立法是政治恐怖的工具.....	28
第三章 美國犯罪的增加与美國反動法学家的企圖掩盖 犯罪的真正原因.....	64
第四章 美國「对犯罪的鬥爭」.....	92
結論.....	107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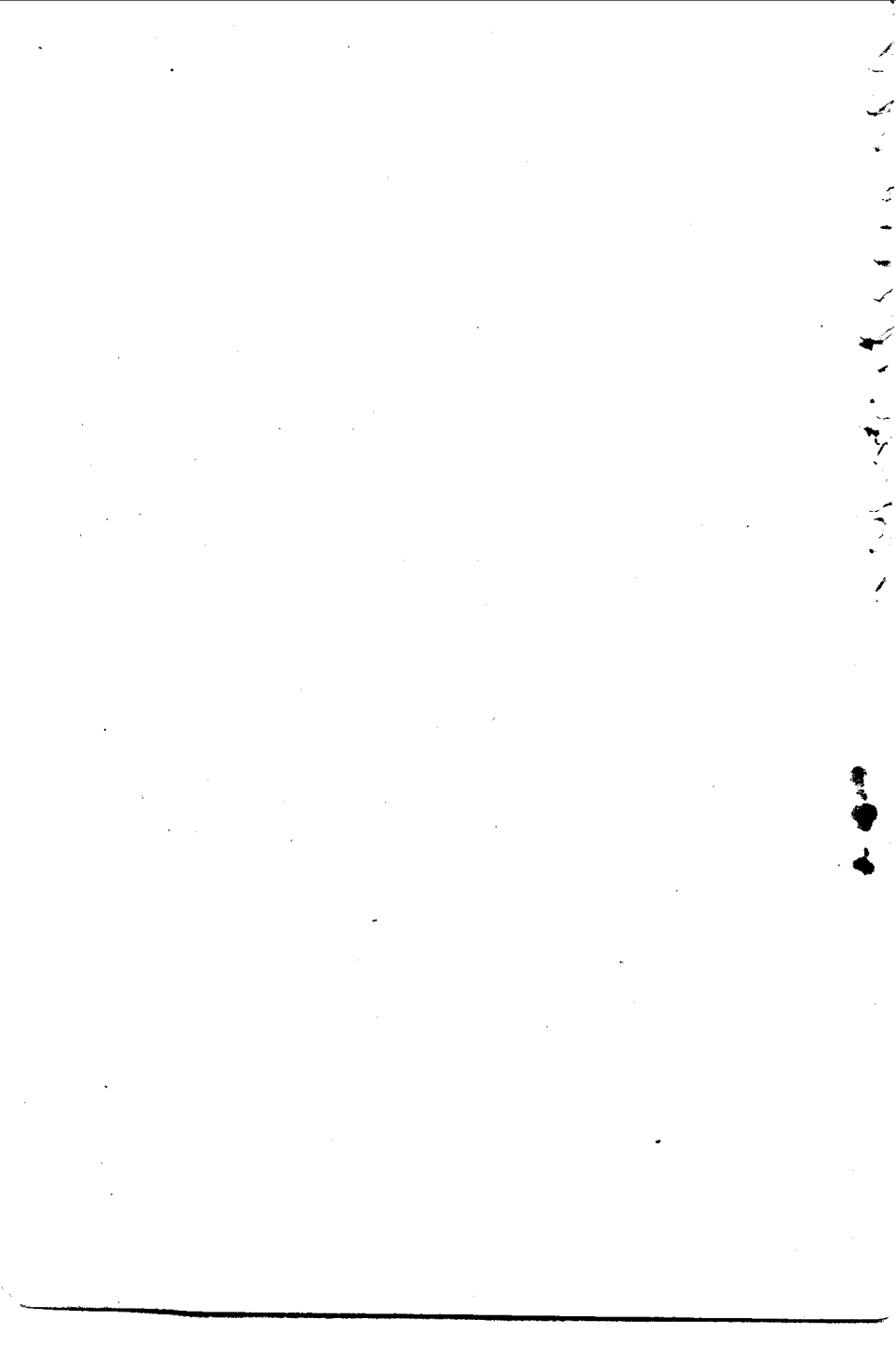
資本主義總危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程中和在戰後時期中的進一步加深和尖銳化，使公開恐怖的美國國家管理方法更加發展起來。

壟斷資本不顧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作用，企圖藉助於政治強力，以保持自己的統治，急劇地轉向各種政治上的反動方式。現代資本主義越是腐化，美國的金融寡頭就越是把希望寄託在公開恐怖的獨裁方式之上。

美國刑法，是建立和支持公開恐怖的獨裁制度的工具，是完全消滅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最後殘餘的工具。

本書旨在揭露美國刑事立法的反動作用，揭露那些企圖「從理論上」來論證消滅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和實施反動的懲罰政策的美國資產階級法學家們的著作的反動作用。

維·葉夫根尼也夫



第一章 美國法律科学的枯萎状态

資產階級的法理学，正如所有的資產階級社会科学一样，在帝國主义時期墮落到完全枯萎的境地。在帝國主义時期，資產階級法理学的基本內容是對於資產階級國家和法的一种偏頗、阿諛的辯護。

資產階級法理学的服务作用，特別明顯地，可以从美國現代法律科学的例子上看出來。反動的美國法学家，企圖給保証最大限度資本主义利潤的國家制度找到「理論上」的根据，因此，就扮演了資本主义的熱烈辯護人的角色。

他們坦率地陈述了擺在資產階級法理学面前的、实利主义的任务。例如：哥倫比亞大学出版的「法律唯实主义和正义」一書的著者艾特溫·加倫無恥地宣称，現代美國的法的理論应当符合於美帝國主义者的觀點和行動。他說：「法的理論执行各种不同的職能。在每个時期，这些職能是由當時的需要决定的。」他繼續解釋說：「我們現在非常需要那种符合於我們的觀點和行動的法的理論。」^①

反動的美國法学家，僅僅意在使他們創造的法的理論，對於那些为了取得最大限度利潤，不惜採取任何暴行和任何強力的一小撮壟斷資本家，具有实际利益。美國的現代資產階級法学家，把任何反科学的、欺騙的觀念和任何臆說都冒充为科学原理，只要这是對於帝國主义上層人物有利的話。

① 艾特溫·納·加倫：「法律唯实主义和正义」，哥倫比亞大学印刷所紐約1941年版，序言第11頁。

在思想上为壟斷資本服务的那些僕役們的卑鄙作用，只限於創造一些为了論証「美國生活方式」所必要的哲学概念和法学概念。能够把剝削制度辯護为正当；能够充作从思想上進攻真正科学的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的武器，乃是这些概念符合「真理」的標準。

美國法律哲学家公然承認美國的法律哲学和法的理論具有实利主义的性質，这就証明了反動的美國法学家的著作，並不是科学上謬誤的結果，而是故意在進行欺騙，並在思想上毒害美國人民大众的意識。法律哲学家托·考温有意描寫「美國法律哲学的一般情况」，他証明在他那一流的作家中，有一种「流行的趨向，要以实用標準的觀點來評價任何哲学的結論在美國現有生活方式的条件下是否合用。」^①

反動的美國法学家企圖在理論上論証和辯護帝國主义資產階級的公開恐怖的独裁方式，資產階級的進攻勞動人民的权利，以及它的放棄資產階級式的民主自由。

在盛行於反動的美國法理学中的所謂「唯实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中的特點，就是这种实利主义的見解。

唯实主义者所創造的有關國家和法的「理論」，是以反科学的哲学实用主义的原理为基础的。哲学实用主义是帝國主义時期資產階級哲学的反動思潮，是变相的主观唯心主义。

实用主义，是当代美國資產階級哲学的無數流派中最盛行的派別之一。它被承認为彷彿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官方哲学。

实用主义，是資本主义剝削和帝國主义侵略的哲学，是

① 托馬斯·阿·考温：「有關美國法律哲学狀況的一个報告」，載「哥倫比亞法律評論」，1950年12月号，第1089頁。

欺騙和掠奪的哲學。它是对使用任何方法來達成有利於帝國主義的結果，提供理論上的辯護的。

這裏明白地表現了實用主義的階級作用。實用主義哲學家在人民面前發抖，並且對於無產階級、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懷抱着獸性的憎恨。因此，他們企圖對於運用強制方法來鎮壓勞動人民的行為，予以理論上的根據。

美國實用主義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久前逝世的約翰·杜威教授，確定了在國家和法的範圍內使用實用主義原理的任務是：「適用某些原則以證明現行法律規範的正當。」^①按照他的意見，法律實用主義的「有益職能」，應當歸結為辯護和論證資產階級國家的任何法律。

奠定在哲學實用主義上的、法理學中的「唯實主義」，是應用於國家管理機關的活動的、公然無恥的「實際效用」學說。唯實主義的法理學者把效用作為評價法律規範「妥適」的標準的說法，實質上是坦率地為勞動人民的在政治上沒有權利地位作辯解，是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政治恐怖提供論據的。

唯實主義的法理學家以「實際便利」為藉口，企圖為資產階級的整個政治統治制度，以及進攻勞動人民權利的無數行為中的任何一個行為，進行辯護和論證，並且準備為有利於華爾街的百萬和億萬富翁的任何觀點奠定「理論基礎」。坦白地說出真情的唯實主義者加倫承認說：「法律唯實主義是最近似地表現當前的觀點，不論這些觀點是怎樣不經久的。」

唯實主義派在美國資產階級的法理學中是盛行的學派，但不是惟一的學派。除了唯實主義者以外，資產階級法律科

① 約翰·杜威：「我的法律哲學」，載「十六位美國學者的信條」，1941年版，第73頁。

學中還有其他發展較少的，但是反動性並不較低的思潮和學派的代表人物，也參加了在思想上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的工作。

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者，由於畏懼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企圖否認經濟規律和所有社會規律的客觀性。這些國家學者，藉助於主觀唯心的概念，力圖把人民大眾引入迷途，引誘他們放棄為政治權利和民主而鬥爭。對於他們灌輸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基礎「永遠存在」的思想，並且用不反抗帝國主義秩序的宣傳，來使人民的意識朦朧起來。正是這點，說明了作為現代資產階級國家和法的學說基礎的一件事實，就是「哲學的真理」和警察的見解兩相結合的事實。

反動的美國法學家力求「停止」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運用了各種反科學的原理。從已經遺忘的唯心概念的文件保存所中，隨時取出不論什麼「理論」，把它披上新的外衣，然後提出來，並且冒充為現代社會科學的最近成就。

現代資產階級的法理學，正如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它的標準特點是：復活了並利用着，曾經為現已退出歷史舞臺的剝削階級服務的那些反動的和理論。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動員所有從前的思想資源，並且支持落後的、中世紀的教條，使它們適合於對進步的唯物哲學進行鬥爭的工作。

上述情況的一個例子是，半官方的資產階級黑暗勢力，天主教的學說在法理學中繁榮起來了。

現代的美國法學家、哲學家和社会學家廣泛地使用並且盡力普及中世紀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的、宗教唯心的世界觀。復興托馬斯·阿奎那經院哲學的那種哲學——即所謂托馬斯主義或者新托馬斯主義——是現代天主教的官方哲學。許多法律哲學家——新托馬斯主義者——復活了中世紀教堂

的經院哲學，創立了一些反動的、唯心而神秘的、有關國家起源和國家權力性質的理論。

美國資產階級文化的最反動的代表人物對於神學的法的理論給以熱烈支持。在美國的反動交易所中，黑暗勢力的可靠僕役們所創造的、公然反科學的新托馬斯哲學和新托馬斯法律概念的股票，開價是高的。

一致的階級方向和服务目的，把美國資產階級法理學中好战的唯心論的各種派別——從「唯實主義-實用主義者」的社會學派開始，直到托馬斯·阿奎那的信徒即新托馬斯主義者為止——統一起來了。所有這些派別在外表上雖然是可以區別的各种法學派別，而實際上不過是變相的唯心的經院法律哲學。它們都是同樣地與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國家和法的理論相敵對的。

所有這些「理論」的目的是同一的：在勞動人民中間散播不相信資本主義制度可以消滅，並且用資本主義和它的規律「不可改變」的思想來毒化勞動人民。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和唯實主義者爾·莫萊關於「美利堅合眾國具有不可改變性」的宣傳^①的出發點，與著稱於美國耶穌會教友間的法律理論家和新托馬斯主義者弗蘭西斯·勒巴夫關於國家制度的「基礎的基礎」——即「神法」^②——將會永垂久遠的神秘論的實質，兩者是一樣的。

當年用來論證教皇神權政體的托馬斯主義的老生常談，現在被美國的法律理論家用作論證華爾街統治的武器。

① 參看爾·莫萊：「怎樣保持我們的自由」，紐約1952年版，第4頁。

② 參看弗蘭西斯·普·勒巴夫和詹姆斯·維·赫斯合著：「美國法律哲學」，紐約1947年版，第38頁、第45頁。

为美帝国主义的需要的服务的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是製造思想上的欺騙，製造一些觀念，以摧毀人民大众为和平、民主和主权而鬥爭的意志，並防止人民大众，对採取進攻勞動人民切身权利的政策以及侵略和不法政策的真正罪犯，發生不滿和憤怒的情緒。

反動的美國法理学也帮助完成这种任务。

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为了欺騙人民大众，因此，企圖使他們养成服从和低首下心的習慣，並放棄階級鬥爭，宣傳政治上的消極是「一般」美國人對於內政和对外政策問題的自然态度。

美國的資產階級狠狠地害怕人民大众的政治積極性。

「政治学」教授索而德的話充滿着这种畏懼：「如果百分之百的选民参加选举，我們便处在革命的門口了。」①

一些为压迫人民大众的行为進行辯護的人廣泛地使用着不久前逝世的哈佛大学教授、美國哲学泰斗德·山大雅那的政治上的声望和高傲的哲学。他曾經宣傳說：「一般的公民」對於「崇高、文明的民主制」还没有成熟。公法学教授尔·莫萊援引了山大雅那的話，作为拟定廣大居民階層「政治上無能論」的出發點。莫萊宣傳「被精选的人們」進行独裁的教条說：「指引政治生活的方向，应当是特殊人物的命运」②。

現代美國法学家廣泛地使用主觀唯心的，關於人民大众作用微小的「理論」，並且企圖藉助於这些「理論」來辯護帝國主义的掠夺和資產階級的恐怖独裁。他們把人民大众——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描寫成为軟弱無力的、不能决定自己

① 「美國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記錄」，1952年版，第280卷，第15頁。

② 尔·莫萊：「怎样保持我們的自由」，第285頁。

命运的一羣人。例如，美國律師公會會長赫·加拉赫爾声称：美國人民「还不够成熟，所以还不能消除所有現行的對於他們的自由的限制」①。

馬克思主义揭露了資產階級關於羣众、「人羣」、人民作用微小的唯心概念的反動階級性，並且証明了勞動羣众是歷史進程的主要力量。

反動的美國法学家準備利用任何方法來証明：大多數居民，即無產階級，實際上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以及他們的政治權利完全被剝奪，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為了這件事情，法理學教授甘心情願地求教於「心理生理學因素」的武庫。魏司曼-摩爾根主义的唯心反科學概念，被美國法学家利用來証明不可能証明的，兩種「類型」人們的存在——一種是「天生的政治人物」；另一種是「生物學上的特性」決定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消極的人們。

美國資產階級的法学家力圖利用人們自然地、「永遠地」並且「不可避免地」區分為上述類型為藉口，來論証美國的廣大居民階層實際上不能參加本國的政治生活。他們企圖証明說，似乎不是階級的區分，而是「從祖先繼承的品質」決定着現代資產階級的社会結構。

美國唯實主义法学家的社会理想是这样的社会結構：在這個結構下，微不足道的一小撮「生理學上有充分價值的」上層人物放肆地支配着俯首帖耳的、完全無權利的奴隸大眾。

構成美國臭名昭著的六十個家族的億萬和百萬富翁，是這些幼稚的「超人理論」所定製的人，這些「超人」據說是

① 赫·傑·加拉赫爾：1950年9月18日「在美國律師公會年會上的演說」；載「國會記錄」，第96卷，第18編，第6991頁。

負有統治和管理世界命運的使命的。

實際上，這些「理論」是利用了尼采仇恨人類的思想。尼采曾經宣傳說，「淡黃頭髮的、足智多謀的人」應當統治世界。而他所說的「淡黃頭髮的、足智多謀的人」是指「亞利安族的超人」。美國的反動分子企圖使尼采主義適應美國主義所擬製的思想工作計劃。在華爾街的思想家中曾有一些工作者，他們宣稱，尼采的「超人」特徵「體現於美國的百萬富翁」。

耶魯大學教授格·拉斯威爾把他所著的、標題為「權力和人格」的那本書的全部，專門用來分析「政治型人們」的特徵，這些特徵據說是奠定在生物學的基礎上，並且決定着這個類型的人是具有參加政治生活的特別才幹的。至於其他一切公民，拉斯威爾完全坦率地確定了，壟斷資本家們對待他們，應當像對待人類原料一樣：人民，按照他的意見，不過是一羣「天生的追隨者」罷了。

華爾街的思想家，藉助於這種「論證」，企圖使一般美國人相信，政客商人是優於世界上所有的其他居民的。

新托馬斯主義的「自然法」的宣揚者們急忙把自己的「科學上」的論據和上述「理論上」的啓示結合起來。我們上面提到的現代神學理論的代表人，打算以美國壟斷資本家所實行的統治以及金融、工業大王的政治傀儡所具有的權力是萬古長存並出自神授為藉口，來教導美國勞動人民像奴隸一樣地俯首聽命。

「政治權力的淵源是神。……統治者的權力是神所授與的。」——耶穌會會員、法律哲學家勸巴夫用各種方式把這些話說得細緻入微。

既然是神把權力授與統治者的，那麼臣民服從和不反抗的義務也是神所規定的——美國法理學中現代神學論的代表

人物这样議論着。

这些人，这些「具有生物学上独特的属性」的，並且「本身体現神所授与的自然权力」的「超人」，是些什麼人呢？

为了鑑定这些政治家，可以指出德·艾森豪威尔將軍在1953年1月就任總統職位以後所選定的美國政府組成人員。

美國政府的成員是美國的一些最大壟斷資本集團的代表人物。大銀行家和工業大王佔據了最負責的政治職位。把說明這些「超人」的特性的例子引証幾個，就足够了。

美國金融寡頭的代表約翰·弗·杜勒斯佔據了國務卿的職位。杜勒斯所主持的，設在華爾街的，一個最大的法律事務所，就是「蘇里文與克朗威爾法律事務所」。這個事務所是同五十七個美國公司有聯系的。杜勒斯是十五家工業公司和金融公司的董事、「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管理處的理事、美國最大的錫托萊斯「加拿大國際錫公司」的經理。在洛克斐勒壟斷組織控制下的那些公司的股份，一大部份屬於杜勒斯。杜勒斯不僅是一些銀行（「紐約銀行」、「第五條街銀行」等）的領導人，而且也是和德國的許萊特銀公司有聯系的，這個公司曾經供給希特勒以資金，現在正支持西德恢復軍事化。

國防部長、主持軍事機關、管理一切武裝力量、決定工業動員計劃和軍事生產範圍的，是大工業家查理斯·威爾遜。他在任國防部長之前曾任杜邦家族的最大企業「通用汽車公司」的經理，並且擁有該公司股票達二百五十萬美元以上。一羣大商人，就是擁有七十個工廠的原子彈和氫彈大王杜邦家族，堅決保持了「通用汽車公司」的大部份股票。同時，「通用汽車公司」也是和摩根銀公司有聯系的。在最近以前由威爾遜擔任經理的「通用汽車公司」以及杜邦的化